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宋　家鉉翁　撰

桓公上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伊川曰桓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書春王正

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合穀梁程子之說而見聖人意矣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者也桓以臣弒君以弟簒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脩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為此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桓在位十有八年書王者四年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書王明王法也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誅魯也亦責王也元年

書王謂王誅當即加位非篡賊所當久居也二年書王憤魯誅之未及而宋亂又作也至三年而王朝不聞有誅殛之命而宰渠伯糾又將下聘焉王法於是埽地天下為無王矣自是不書王者七年至十年正月書王則以天道一周三國又以兵向魯意其奉王命來討而復不能也至十八年桓見殺於齊乃復書王正月言王誅雖不加於篡賊而天理未嘗終泯其死於齊是亦討也聖人於桓之弒隱以為中國一大

變故是以書法特異於他曰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脱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或曰宣之弑亦與桓之弑隠皆弑也而春秋書法不同何哉曰春秋初年王室雖衰王綱猶未盡弛故聖人以討賊望周歴三四傳中國愈亂弑君簒國者相踵王卒不能問而齊晉之霸業興矣征伐之權在霸討賊之事在霸魯慶父宋南宫萬之誅皆齊桓命之誅而後即正典刑故春秋許之以霸討而望之以維持世道之事自是而

後見之書法以責王者而責之霸與初年少異且宣之為弒與桓事亦有不同具著于下餘義又見二年正月

公即位義已見隱元年不書即位

穀梁曰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書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范氏曰推其無恩則知其與弒與弒尚然況親弒者乎愚謂春秋比事以見褒貶隱不書即位所以明

隱之能讓也桓書即位所以著桓之為簒也桓弒君簒國不當即位亦明矣春秋所以書即位絶之也絶之於名教所以大誅斥之也是時衛州吁齊無知皆以公子而弒君簒國與桓同惡者也春秋於其弒也去族而書弒於其誅也去族而書殺名其為賊所以大誅斥之也學者比事而觀可以見春秋用法之權衡矣或曰桓弒君簒國之罪固無逃於戮然其為君也非受命於厥父乎曰否桓非有父命也魯惠公暮

年溺於私愛或有立桓之意而未見於事也故惠卒而隱遂立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之者隱公也非惠公嘗有治命曰以桓為嗣穀梁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事之實也特隱公為矯激之行欲以讓桓穀梁所謂探其邪心成父之惡是也使惠公確有立桓之志必將明示意向於生存之時隱將有蒲屈之難國可得乎今惠終隱立魯國之人不聞有非議之者而謂桓公以父命當立決無

是也此義惟穀梁得之已詳見隱元年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壁假許田

春秋初年弒君篡國者皆求援於強鄰以庇其身而免於討桓之為此會求援於鄭莊也是時宋齊鄭為強國而鄭莊者以善用兵之故尤為諸侯所畏服故桓於篡位之始首以是求之書公會鄭伯于垂魯乞盟也書鄭伯以壁假許田著鄭莊乘魯有急要賂而與之盟也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傳者謂鄭人以

祊易許田非也是時鄭宋構兵無寧歲鄭急於得魯
為援故渝平於前歸祊於後而無所靳至是魯桓弒
君篡國懼四鄰仗義致討卑屈以有求於鄭鄭莊入
璧假田以鴻毛之微要鈞石之重因其有罪脅而取
之非以祊求易也歸祊假田後先五載歸祊之罪在
於以天王之壤地而結私好假田之罪在於庇鄰國
之亂賊而邀厚利兩書皆討其事實異若以易田為
言則合二事而為一鄭莊受田黨逆之罪晦而未明

失春秋書法之本旨故不得不辨或曰此割地賂人而以假田書其無譏乎曰田非壁之所可假也不以賂書而以假書為魯諱割地也餘義又見宣元年取濟西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三月會于垂可以盟矣而未與之盟歸未一月乃為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賂之以田求為此盟也魯桓割地賂人以逭簒弒之討鄭莊受地與盟而庇其簒弒之罪春秋比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

矣嗟夫衞州吁之弑其君也魯隱宋殤為之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殤見弑於其臣魯率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爾反爾後先一轍又其後魯桓斃於齊襄其子事讐終厥身而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臣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亦知所懲戒矣

秋大水

秋不著月而書大水槩一秋而言也書大者變常之辭也傷民害物而後書凡旱乾水溢饑饉螽螟異乎常災是以書大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與夷立初見隱公三年葬宋穆公再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於書法而深注意

馮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簒弑之罪也二年書王則以魯之簒賊未討而宋亂又作簒弑之禍接跡而起深有望於天王赫然發憤正二賊之戮而桓王畧不以是為意而魯允宋馮同惡相濟乃為會于稷以定簒竊之位上而天王既不能伸王法以正天下次而方伯連帥皆黨兇怙逆惟利是謀亂臣賊子肆然無忌聖人為此懼既於歲首書王以正之復於是年三月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簒弑之賊

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春秋書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或者乃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名方國今春秋以討賊之事責之桓王其如諸侯之不禀命者何曰是不然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王能以誅討二簒號名天下名之正言之順諸侯大國必將來會允馮督翬可坐而翦也惟其無志於此王綱日壞主威日削兇彙日繁曲沃以支宗而簒晉陳佗以庶孽而干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

君兄衛朔挾五國之援而拒違王命無知弑襄渠彌弑昭傅瑕弑子儀宋萬弑犍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綱常埽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為作為是故耳

及其大夫孔父

此春秋誅亂賊崇死節之始事也公羊謂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督將弑君先攻孔父而殺之君尋及焉得春秋表章死事之意

矣左氏乃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公怒督懼因是弑君杜氏從而為之説曰孔父内不能正家外取怨於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此以書名書字為拘而強求其説雖排陷死節而不顧失之遠矣劉原父曰父者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節較杜説為通然名之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以是為拘而強求其説恐失聖人脩經之本旨已於綱領明例詳及之

滕子來朝

小國朝於魯滕以侯爵稱子杞以公爵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薛以侯爵稱伯諸儒為說不同杜氏范氏以為時王所黜是時王綱已頹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胡氏謂魯桓負簒弒之大惡凡民罔不憝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亂賊同惡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滕以侯爵降而稱子此一說也伊川謂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降稱子外之也服

楚者多矣而滕獨見黜何耶木訥謂諸侯自貶損其
爵以事大國不欲與大國抗禮也審如是春秋何不
為之正名乎此說尤不然東萊呂氏曰此録春秋者
之誤也借使聖人脩春秋之時黜陟諸侯以為賞罰
何以置強國不問而獨區區於小國哉蓋晉楚齊秦
諸大國顯者也故無誤小國微也故多誤此說較他
說為通當從之程子胡氏之論有益世教但當時諸
侯大國犯上干紀者甚衆春秋未聞有所降黜而獨

施之於一二小國以是知其猶有可疑耳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此春秋誅討亂賊併及其黨明正刑書以示後世聖人之特筆也穀梁曰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四國為會于稷以成宋亂而春秋責魯之意居多則為此會者魯志也魯桓負弑君之大惡王誅不加乃復因宋之有亂同惡相濟以為此

會故魯桓之罪視三國為重夫宋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何哉盖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将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於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曰以者内為志又曰公為志乎成此亂深得聖人之意聖人於魯之大惡不得為之諱也陳止齋曰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迄于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

督督相宋自是而弒君之禍接跡於天下四君所為
也春秋襃貶至於變文而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
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未足而
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陳說善矣春秋二百
年會而書所以為會之故唯此與澶淵而已而澶淵
之會特曰宋災故論者以為舍蔡之大惡不討而以
宋之常事會諸侯故春秋責焉今四國之會直書曰
以成宋亂其誅斥之法嚴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穀梁曰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於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公羊曰此取之宋而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遂亂受賂納于大廟也愚謂前書成宋亂者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郜大鼎納之于大廟專責

魯也魯取郜鼎於宋而春秋目之曰郜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於郜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於宋取之宋非所當取而取也納之大廟非所當納而納也魯桓身弒其君大惡未討乃成人之亂取賂而退復陳其賂於廟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魯公之典章法制於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是之謂納不受而强致之義也當是時周室衰微刑誅不加於亂賊聖

人秉筆誅姦以一字為衮斧曰成宋亂曰取郜鼎曰納于大廟所以明刑書而示後世皆聖人之特筆孰謂春秋因魯史之舊而無所損益乎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

公穀以杞作紀隱二年紀稱子此稱侯范甯以為時王所進何休以為天子將娶於紀而封之竊以為簡冊之誤周娶紀女未必封也穀梁謂朝時此其月者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

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惡之

當削其爵以示貶如滕子來朝是也今以予陞侯非

貶也胡氏曰是時齊欲滅紀紀求魯為之主非為桓

立而朝之是以無貶然以予陞侯竟未得其說其簡

冊之誤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楚芊姓顓頊之後有鬻熊事周文

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居丹陽熊通十九年隱

之元年徙居郢使人請于周求加爵王弗許遂僭號稱王是為熊通武王自是始為中國患蔡鄭與之為鄰懼而謀焉以為此會楚日益強大莊十年敗蔡執獻舞十六年滅鄧不三十年與中國爭衡鄭被兵無寧歲以迄于春秋之終鄧侯者熊通之舅而首滅之是尚有人心乎是會也春秋著楚人得志之始故書

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

九月入杞

來朝者紀也今入之者杞也紀方自託於魯以為存亡之計必不失禮於魯魯胡為伐之此書入乃杞也左氏以入杞在來朝之後遂謂杞侯來朝不敬故歸而伐之似出傅會書入杞必自有故傳所不載姑缺其疑餘義見明年會杞侯于郕所會之杞即今所入之杞魯桓以簒弑得國今即位二年方伯連帥未聞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而簒賊反以兵加於二王後其無忌憚亦甚矣此入杞公之入也不書貶也不與簒賊以兵入人之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穀梁曰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范甯曰桓會甚衆而曰無會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于唐喜其得還也愚謂前此桓出會諸侯其返也不致今而會戎特為之致非喜之也為其幸而獲免特書以志之耳陳夏蔡般之弒其君中國無能討之者楚則討之今魯桓弒君天王微弱列國諸侯皆預於亂無有能討賊者矣桓會戎于唐

戎若有人猶將討之今而得歸倖也故特為之致春秋以地致者四而已此及文十七年定八年十年說者以為皆魯地

三年春正月義已見元年二年

歲首不書王或以周家不班歷或以為文之脫誤非褒貶所存而桓公三年以後歷十四年不書王謂為缺文不可也謂為不班歷亦不可也胡氏推本程子之説曰桓弑君簒國于今三年諸侯之喪事既畢是

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鄭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亂臣賊子肆其兇逆而無所憚人倫滅矣故自是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其說正矣或乃曰周既衰矣天王失政不王不自桓王始矣以是責王無乃非所可責乎曰王室微弱不能誅討亂賊春秋望之而未責也元年二年猶書王望之也今魯隱喪事既終逆桓未能入見天子而明年春宰糾銜命下聘自是再三聘

當誅而奨王綱盡壞天下不復知有王自是併不書王示天下之無王也孰云非所可責而責乎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曰成昏于齊也杜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魯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夫昏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昏之始今魯桓親為此會以締好於强齊匪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竟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

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於嬴之會謹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是時鄭莊善用兵齊為強國故桓以賂結鄭以昬求齊所以逭弑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於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穀梁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公羊曰何言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自入春秋書會書盟者有矣書會而不盟書盟而不會者亦有矣此忽變文書齊衛胥命其必有異乎為會為盟者矣荀卿言春秋善胥命與公穀近正近古之意同盖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或敢先也莊二十一年傳王室有子

頹之亂虢公鄭伯胥命于弭是其義也方霸之未興人自為謀無所統一私相會盟非春秋所貴也及霸之既興盟主以其威力相控制諸侯以方伯而行天子之事亦非春秋所貴也是故胥命而不敢有先為春秋之所貴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

劉氏謂諸侯不請于天子自相命非正也恐非經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氏曰杞求成也去年九月魯以兵入杞令而求成

為此會案左傳注杞乃二王之後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或稱杞侯諸家俱未有的説何休輩為公羊之學以為夫子黜周王魯以杞宋為二王後降杞同於庶國繆妄不經然終春秋之世杞未甞稱公經之一疑也公羊以杞為紀亦未知孰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義已見隱三年

日食義已見隱之三年此書食既之始也歴家謂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春

秋書日有食之既志其異之大者也陰盛于陽太陽為之失光晝晦其為異大矣嘗聞長老言日食既京師見之千里外不皆既或千里外見其既京師不之見以為君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歲親見食之既先是太史定為食五六分已而食既晝晦星見及有自四方遠外來者乃云食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天文示異巧歷有不能知者○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書日或不書日傳曰失之前或失之後也失

之前者朔在前也謂朔日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不書朔不書日夜食也其說謂日始出而有虧傷處知其食於夜愚謂日未有食於夜者縱在子丑時食亦當為朔食何以謂之晦食或書朔或不書朔或日或不日或朔日俱缺歷官廢職國史廢書春秋因之而書亦以譏其國之無政不必強求其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者桓所與共為弒篡之人為桓謀所以定其位者

乞昏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翬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公世去翬族以正其弑君之罪於桓公世乃復稱公子非録之也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翬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此春秋用法於魯之始事後多倣此所謂不誅之誅不斥之斥特用之於魯其旨微矣○内逆女有親迎於其國者莊也文也有以大夫逆者成也宣也有以大夫逆而公親迎于途者此也得於禮者是為常事不書其書者皆

違於禮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義已見隱二年紀裂繻逆女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言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或曰齊侯送女于讙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不曰古親迎之遺意乎曰翬之往迎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于讙則公

之出也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而用禮之意則非也親迎之禮或往其國或在吾館送于讙會于讙齊與魯胥失之是故書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孫泰山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書弟義已見隱七年

此仲年之來為致女故書杜注古者女嫁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叙慇懃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此同在魯曰致女在他國曰聘書使其弟者因隱七年而書也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傳注多以為春秋為年豐故書惟後漢賈逵景伯云桓惡而有年豐異

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伊川取之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和氣應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亦書深得聖人書有年之意公穀陋矣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年大有年必不止此舊史往往悉書之聖人以其為常事削而不録特存二君之有年大有年者言有非其所宜有此所以謂之異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杜注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田狩從夏時甚哉元凱之曲徇丘明也春秋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凡蒐狩不書公書公皆譏此書公狩譏以夏正之春而狩狩非其時也愚於此又得夏時之一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義已見隱元年宰咺來

隱元年宰咺歸仲子比宰渠伯糾來聘魯桓惟劉原父胡文定著義為正劉氏曰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最備周公作周禮冢宰固以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為職今銜命下聘逆人書名所以貶也胡氏之論與此同且曰咺歸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係然咺獨稱官糾兼稱爵者咺初得政未受封爵而糾則諸侯之入相者也任之重

責之深於此可見或曰隱元年之責咺春秋欲以天
起義故於王無責今也復責糾而不及王義何居乎
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之位
既不能正諫又將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莊元年王
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不稱天責在王也榮叔非宰
故不與咺糾同其責

是歲秋冬闕

左氏杜注曰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

月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乃曰桓無王天子不能誅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論雖正或以為求經太過胡氏頗有取焉曰桓弑隱而立周天子不能正大司馬九伐之法乃於四年命宰渠伯糾下聘逆人故去秋冬二時以見王不能用刑猶天道有春夏之發生而無秋冬肅殺此猶可言也又七年穀伯鄧侯來朝皆書名是歲亦闕秋冬胡氏曰桓弑隱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自遠來朝則天下

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特去秋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不能舉職吁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如使是歲秋冬更有大事當書豈以一國一人之為非併削二時而不載聖人編年之書無乃闕略而不備乎此闕文也自可存而勿論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陳侯疾病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是以再赴而其日不同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公羊怴呼述反也葢以狂疾出而死於道路故不得其日或曰甲戌之下有闕事似為書陳佗殺世子免而簡冊脫誤是以聯書二日此說得之義又見六年蔡人殺陳佗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貶也案左氏齊侯鄭伯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無功此齊人滅紀初見於經者

也春秋有復仇之義齊於紀有累世之仇義不容已
而加之以兵固禮教之所許令為盜竊之謀而潛師
以襲人國是以春秋責之書齊侯鄭伯如紀而盜竊
之狀見矣此書爵非爵也目其人而貶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曰仍叔之子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譏
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曰弱也杜注仍叔天子之大
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周衰卿大夫

世其官必父死而子繼今仍叔子武氏子皆及其父之尚存而代居父處大臣耽寵固位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貴此春秋所以特書某之子來聘譏其父以及其子也或曰春秋比事之書每比事以見意去年書宰糾來聘名之所以貶也今茲書仍叔之子來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書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皆所以著其獎逆之罪也臣弒其君弟賊其兄王不能討又從而奬之以一聘為未

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其論據正而無鑿故併録之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夏而城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王師伐鄭不書王師伐鄭為王諱也何諱諱敗也敗績於茅戎不諱此而諱之何也茅戎外域敗王師

不足為諱鄭諸侯姬姓之國也以其兵侵犯王略叛也王討叛而不能勝反為所敗此王室之一大變春秋是以變文書三國從王伐鄭存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也褒三國之從王所以責齊宋魯大國之不能從王者也胡氏謂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故不稱天愚考當時之事桓王伐鄭亦有不容已者自周室之東諸侯不禀王命者有之而未有叛王者也鄭莊以

周人畀虢公政命祭足帥師取成周之麥禾以人臣而稱兵犯上不曰叛可乎左氏謂鄭不朝王王怒而伐之舍其大罪舉其小愆故讀史者類以桓王不當輕於伐鄭不思稱兵犯上非特一不朝再不朝而可略未可專咎王而恕鄭也然王不稱天不得謂之非譏譏王失馭臣之柄以致諸侯之叛又不能於師以是取敗以是而譏非謂鄭莊無罪而不當伐也春秋誅亂賊之書豈有不責臣子而專責其君者乎

大雩

春秋常祀不書書雩皆旱而雩也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常雩也周官旱暵則舞雩旱而雩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者常雩也春秋所書雩二十有一皆旱雩也夫豈以龍見為拘譏不時乎公羊曰書雩則旱見書旱則雩不見其説是矣但春秋書法每變文以示異凡祀郊則言郊禘則言禘不以大言惟雩則書大雩蓋大雩帝天子事也雩山川百神諸侯事也魯

既僭郊禘因亦僭而雩帝是故書大以譏之耳或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曰郊禘一而已矣故不言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為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耳義已見僖十一年

螽

書大雩見其旱也繼雩而書螽見旱蝗之並作也

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

周制唯二王之後封公今州公以公爵書說者謂外諸侯入為三公者虞公虢公之類是也左傳謂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明年來魯春秋書寔來謂其始如曹末乃自曹適魯閔其失國亦所以責之也夫以外諸侯入備王國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于王思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擅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又書寔來皆所以責州公而著人臣為天

子守四封之法寔來二字傳記中儘多有之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者乃當時人之常言似不必過求或以寔為州公名非也此與春秋初年書祭伯來事雖不同意實相似皆惡人臣之外交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于魯

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是冬紀復來朝胡氏謂魯桓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而紀主之以求援其何以能國然紀實危廹而有求於魯當時諸侯之國未有能與齊為敵者惟魯望國紀之求之亦有弗獲巳焉是以春秋無譏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者其非常事所當講者耳孫泰山謂大雩大

閟禘郊雉門兩觀之類皆魯之僭禮夫子脩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愚謂武備亦國事之所不可廢與其他僭禮不同春秋之譏恐不在是穀梁曰蓋以觀婦人也時當淫姜煽艷之始魯君以是為悅故特書以譏之穀必有所本當從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殺嗣子而自立為君再更歲矣今死于蔡春秋書蔡人殺陳佗名以殺之討賊之義也書蔡人殺陳

陀與蔡人之能討鄰賊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夫人皆得而討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為陳殺佗此鄰國之二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賊者有褒則黨鄰賊者在所誅斥五國之定州吁四國之成宋督齊鄭之輔魯桓宋魯之扶鄭突春秋皆深誅而痛斥之此與國之四逆所以屢形之特筆者也夫使鄰國明討賊之義與國絶輔篡之姦則亂賊何自而作雖作無以成其亂此春秋所以書也而又有所謂特筆之

三罪者焉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是也彼簒國弑君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而春秋惟以討賊書不成其為君此皆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或曰三罪之誅固然矣亦有賊討而不明正其罪者何歟曰討賊而不正其罪不以本罪討也齊之商人蔡之般魯之桓既為國人所君及其死也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蠻荆而後即正天討春秋雖欲奪其爵土同之

於賊有不可得也公羊云佗淫于蔡蔡人殺之左氏謂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皆未得春秋書法之意齊田常弒其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此亦為鄰國討賊之義哀公不能用異時脩春秋書法間時時見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公羊皆以子生為當時之盛事故聖人見之特筆吁此魯國一大變聖人動色而書之乃以為喜有

正也何不思之甚歟惟穀梁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注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人疑其非魯桓之子故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也穀梁此義與猗嗟序合此魯國禍敗之始桓所以弑由乎此也不然羣公何以不書子生惟此獨得書乎杜注謂十一公皆無嫡夫人子故子同得書以傳會左傳之說然亦無明證可考愚從穀梁之說餘義見莊元年不書即位

冬紀侯來朝

左氏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是歲夏會于郕以諮謀齊難及冬又來朝紀之求於魯者至矣卒不能有益坐待滅亡春秋之書之責紀不能自治其國苟焉圖存責魯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鄰國之朝而莫之或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穀皆以咸丘為邾邑曰不言邾咸丘者疾其火攻也左氏杜注以為火田咸丘魯地鉅野南有咸亭諸

儒多從杜說然春秋於田即書田於狩則書狩今直
書焚咸丘似非為火田書也火攻之說為是然疑有
闕文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以為失國之君故名以朝之失國而來未有以
朝書者也胡氏謂桓負弑君之大惡穀鄧越國而朝
之春秋為其黨惡書名以貶之此論固正但當時諸
侯黨篡逆為會盟以定其位者齊鄭宋實為首春秋

雖因事誅斥未有以名書者此小國似不足深責歟
或曰春秋初年魯最強而又僭用王禮穀鄧之君循
用王朝之禮自通某伯某某侯某故春秋因而書之
以見賓主皆有罪滕薛之並朝穀鄧之名通邾牟葛
之旅見由魯人僭用王禮故諸侯以王禮朝之春秋
因而貶之當從此義

是歲闕秋冬

伊川謂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而天子

聘之諸侯朝之逆亂天道歳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
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
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别立義胡
氏亦祖此說愚於此不能無疑杜氏以為史之闕文
東萊吕氏以為春秋以後之闕文據傳是冬曲沃伯
誘晉小子侯弑之自是遂簒有晉國此亦事之大者
春秋未必不書其不見者亦闕文歟不容強求其說
八年春正月已卯烝義已見綱領明夏正中篇

春秋之春夏時也春秋之正寅正也愚既於篇首辨之矣此春正月而書烝謂冬事而春興之是以書譏烝之不以時也穀梁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矣故於此明言冬事春興之為不時而諸儒之說或有未然胡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引周禮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之為建子月則此正月為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烝常事也春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乎則曰春秋非以不時書為五月再烝見瀆書也若

五月之烝為瀆而書止須五月而一書可也何必再書而況五月之烝亦為冬事而夏興之聖人何以不譏其不時但譏其為瀆乎由是觀之是歲再烝皆以不時書愚於此得春秋用夏時之一證乃若周官制度不與五經孟子所言同先儒固謂書成而未及施用於天下至於政令所施率本夏時仲冬之田亦夏時也田而烝者仲冬事也今以孟春失時之烝為仲冬常事之烝不過求合左氏周正之說而非聖人行

夏時之本旨也既詳著綱領復於此申述其義焉

天王使家父來聘

或曰天王下聘逆人至於再而春秋無貶何耶曰初而貶以正法也再而貶申著其義也至於三義盡於前雖不貶猶貶也春秋立義大率如此學者以是求之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烝之夏又烝論者謂桓公弑君篡國懼

宗廟神靈之有討是以一歲而再烝欲以是謟於宗廟而不知瀆祀之無福也春秋再書以示貶

秋伐邾

伐不書公貶也若大夫行亦當書帥師不書亦貶也

木訥謂邾儀父知義者也隱有遜千乘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有簒逆之惡則定位八年儀父不至桓憤其然故伐之責其不至也迄十五年乃來儀父厚於隱而薄於桓可謂知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是歲春正月喬冬事而春興也而春秋所以譏愚既辨之於前則此十月乃夏時之十月何疑或曰十月冬也冬而雨雪常也春秋所以書何哉曰春秋記異有著年者有著時者有著月者有著日者有年大有年著年也秋大水夏大旱冬大雨雪著時也此冬十月雨雪與定元年冬十月隕霜著月也不書日而書月言是月雨雪之頻隕霜之繁傷人敗物而特記之

耳范氏註引月令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必以此十月為周正之十月是春夏秋冬可得而變易萬萬無是理其詳具見綱領明夏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事者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為主

人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猶當謀之諸父兄白於
禰廟乃行古之義也然母命不可以行之於天下諸
父兄亦不得稱於國中故祭公之來不言王使公羊
子此義其必有所受矣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
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不言王使
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
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為昏則使同姓之國為之
主為諸侯非王之匹也魯以周公之後為王主禮其

來舊矣穀乃云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未然歟是時紀困於齊請昏於王室以為圖存之計魯實主之王使祭公下詢於魯亦以是故耳祭公為逆后而來無譏也祭公以遂事而往則有譏也大昏萬世之嗣王后天下之母藉令魯以為可猶當復命于王告之禰廟先之以幣聘然後往逆禮之序也今桓王之命祭公乃令決其議於魯曰魯以為可即用是往逆其簡禮而易昏豈不甚哉是以春秋一書而

再譏譏王也亦責祭公也祭公身為大臣任兼師傅不以禮正王甫問昏于魯即逆后于紀此春秋所以兼責之耳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官與天子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若是則大夫可也何必三公以為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末為失歟盖祭公為逆后出過魯審議乃行春秋譏其遂事而簡於禮非謂其以

三公出爲譏也當是時朋妾聘逆皆以命其宰宗廟重事而使三公於禮不爲過春秋其無譏歟

春秋集傳詳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

宋 家鉉翁 撰

桓公下 桓王十七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曰前既稱王后則其辭成矣今復稱季姜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愚謂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女雖在紀而后之名已正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后雖在途而女之出必本其所自此諸

侯女歸于京師之例也伊川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

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

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東萊吕氏似不以為

然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也獨記其春耳

當從吕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於射姑來朝之後繼之以曹伯終生卒此責射姑以事親之終也禮著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夫所以詳記而備言者垂後世事親之法也今終生之疾已革而射姑朝于鄰邦廢視膳嘗藥之事脩奉幣相朝之禮其不憂親之疾可以見矣或曰以父命而出柰何曰此非存亡安危之所繫父命猶可辭也穀梁以世子伉諸侯之禮為曹伯失正愚謂曹世子之來必不敢

伉諸侯之禮魯亦必不待以諸侯之禮春秋所譏在於廢子職而治常事是以繼書曹伯終生卒以見其當親病而出失為子之道耳許止亦世子也不謹於嘗藥幾麗大刑可不謹哉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以正終生之卒非也陳侯鮑卒在五年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此書王不為終生也胡氏曰十者盈數天道十年則一周人事十年

則必變桓簒弑以來數周于十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木訥云是歲齊衛鄭來戰于郎雖未能聲罪致討而聖人以跡取之是以復書王於正月之上冀王法之可伸耳合二說而觀庶得聖人之意餘義見三國戰于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此魯桓有求於衛侯欲為此會衛人拒而不許春秋

與之諸說皆以為譏衛侯失信非也自入春秋弑君者衛州吁魯桓宋督三人耳州吁迄正天討而宋督以賂故免魯桓者請昏以結齊割許以賂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實不盡與也衛之於魯親而非黨自弑君未嘗受其要結之賂今魯人請以為會衛侯獨介然不從未幾遂與三國之兵偕至戰于郎愚意郎之師乃衛侯所倡安知是時不以討亂為辭而左氏乃以為三國來戰以鄭忽之故忽一怒而連三國之

兵必無是也春秋書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繼書三國來戰于郎夫豈譏衛侯之失信盖幸其猶存一分天理以兵向逆人之國夫豈以失信為貶乎穀伯鄧侯朝桓於簒弑七年之後先儒猶謂春秋書名以貶此斥絶逆人不與為會而謂春秋貶其失信必不然也善觀春秋者須通前後文以求聖人之意不可以一句為一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自魯桓簒逆迄今十年始則鄭伯受許田之賂而與之盟繼而齊侯昏之滕子朝之甚而天王之尊亦遣宰渠下聘天理民彝幾泯滅而無餘矣今適當十年之期以人事而觀而知天心禍盈桓之惡亦將稔矣今桃丘不遇而三國之師不旋踵俱至天也左氏乃謂魯以周班後鄭鄭忽怒請于齊以有郎之師所爭亦細故耳何遽三國連兵而來愚以為是師也不專以鄭忽之故彼齊僖鄭莊亦豈以一忽之怒而為之

輕動大兵伐人之國蓋衛連齊鄭以問魯桓弒君之罪齊姻也鄭賄也非有討亂之實心不過誅求弗遂脅之以兵然春秋猶幸其以兵向逆有以讋亂賊之膽故於是年特書王正月而秋之與冬惟書此二事不及他事方治篡賊不暇及其他此春秋意也戰不言勝負勝負未分也公羊以為為魯諱敗恐不然餘義見于惡曹之盟宋之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戰于郎三國皆爵冀其能討亂也卒無成功倏忽俱退以為此盟是以春秋貶之三國皆人此三國之君也而書人豈得謂之無貶左氏謂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春秋不書宋責不在宋也或曰三國既戰于郎而為此盟宋不預戰而預盟何耶曰宋亦將有討於魯故耳方督之弒君魯桓實取郜鼎之賂宋莊豈無憾于魯是以求預此盟且將偕三國之師更為後舉魯人知之故自是兩年之間兩盟四會以有求于宋左

氏莫測其故以為魯為鄭而請宋非也詳辨于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初年諸侯如魯桓衛宣齊襄晉獻皆禽犢無知不足深責惟莊公者則猶知名義之可貴既克其弟而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餬其口於四方既入許矣而曰許大岳之後吾其能與許爭既稱兵犯上矣而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然而黨于宋魯之簒賊而怙其亂終身弗悔豈非利慾之心不勝

其義理之心者歟故不得為賢君然此一鄭也在莊公用之而有餘及其子孫廹于強國顛沛隕越不能自振以迄于春秋之終是以有國有家者必貴自強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鄭之謂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盟主執諸侯之大夫以王事而執之也宋非方伯連帥而擅執鄭之為執政者鄭之執政非其臣屬而甘

於受其執而不以為怒蓋相與共為盜姦外示執而

中則同也左傳謂宋莊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愚三

復當時事竊以為仲與莊内外合謀而為此本非執

也仲為鄭卿柄其國者也豈得一旦輕行為宋所執

又與突俱歸而遂立之當是時立弗立其權在仲彼

廹脅而為之盟又何足以要我而仲也出君納君若

是之易耶蓋忽者鄭莊公嫡子嘗有功于齊剛傲自

大祭仲忌之故與宋莊合謀更立弱君為固位之計突既簒兄復不假仲以權仲又出之而復以忽歸若仲者鄭之大盜周若有王誅死而不以赦者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祭仲為首惡也突非祭仲無以遂其簒奪之謀仲非首惡而何公羊乃謂春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因是傅會而為之辭有權者反經合道之說誤天下後世豈不甚哉義又見十五年突出忽歸

突歸于鄭

鄭有君而突自外歸簒也削其公子之號不繫之鄭所以討也凡書歸有宜歸而歸之者有不宜歸而歸者考其前後乃見突不繫之鄭去公子而書歸明其為簒也祭仲執而突歸突由仲而入也仲名而突去公子皆所以誅也劉氏曰鄭突内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挾戎狄之援以奪其嫡而禍其宗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之罪不明專治赤則戎狄之禍不見故

挈其上而易其下正謂褒貶非一歸字所可見考其前後乃識本旨

鄭忽出奔衛

鄭昭之立四閱月矣不稱鄭子而書鄭忽譏不能君也忽以嫡長君鄭名正而位定者也權臣悖弟内外合謀逐之曾無難焉其不克負荷亦甚矣是故名以奔之或曰詩人刺忽辭昏於齊以致失援而見逐忽之罪其在是乎曰否詩序雜出於後儒之手未可盡

據以為不刊之論也案傳魯桓之末昏於齊也齊僖欲以文姜妻忽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辭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民其謂我何其持論據正在當時未易多得厥後齊女之嫁於魯桓莊者曰文姜曰哀姜皆以淫亂而弑其夫斃其子忽之辭昏可謂有過人之先識但其才器淺薄不足以君國駁臣始立而為權臣所逐再入而死於亂臣之

手亦其所遇然耳要亦無大惡之可書詩人惜其無大國之助可也謂齊女賢而不取則非也齊女淫亂失道如此尚何賢之有哉或曰然則詩人奚刺曰詩人之刺固當有之何至以狡童而目其君乎盖鄭風刺狡童狂童者凡三山有扶蘇之序刺所美非美其詩云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君子見棄小人獲用子充以目君子狡童以目小人也狡童之詩序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云彼狡童兮不與我

言兮正是刺擅命之權臣如祭仲等輩夫豈刺其君乎鄭風諸詩作於公子五爭之時突以少賤而篡其君兄有不可勝誅之罪詩人必不偏刺其君兄而獨遺其悖弟褰裳之序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狂童云者正是指突之猖狂妄行日以篡兄為事而當時諸侯無有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者而說詩諸公考之未精皆以為刺忽愚讀詩至此不能無疑嘗為說以辨正之詩人用意忠厚豈有目其君為狡童

狂童之理味詩之旨蓋刺突也或曰如子所言忽為無過何以顛沛若是卒不能君以死乎曰剛傲而自大已見為冢嗣之日則其為君也必以是而失衆但考之經傳不見其有大惡之可指詩人之刺不應遽至是故欲為之一辨焉耳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或曰大夫會盟公侯禮歟曰諸侯更相會盟此衰世事三代盛時所未嘗有也而公侯復不自行俾大夫

往尸其事是之謂瀆盟何禮之足言然傳家以為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不可又曰在會更有諸侯則可以盟大夫其意以大夫特盟諸侯為不可此亦傳家隨事而推之以為之說耳大夫盟諸侯豈足言禮强國行之則為伉弱國行之則為僭而末流之獘諸侯大夫因是而外交强國以脅制其君如魯季衛孫宋華之所為此其權輿春秋不與也柔者魯未賜族之大夫叔者蔡大夫叔其名也義已見隱二年無駭入極莊三年溺帥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義已見惡曹之會

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而左氏乃謂宋莊挾其納突之功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魯欲平之會至五六宋卒不許於是魯鄭合而與宋戰愚謂魯為鄭有求固人情之所不免何至二歲中再會三會盟而復盟情狀廹切乃至於此乎蓋惡曹之會宋將不利於魯魯知之故二

年之間兩盟四會備其事宋之禮求為自免之計非為鄭也然求者愈卑應者愈傲故卒至於戰春秋備書以責之責魯也亦責宋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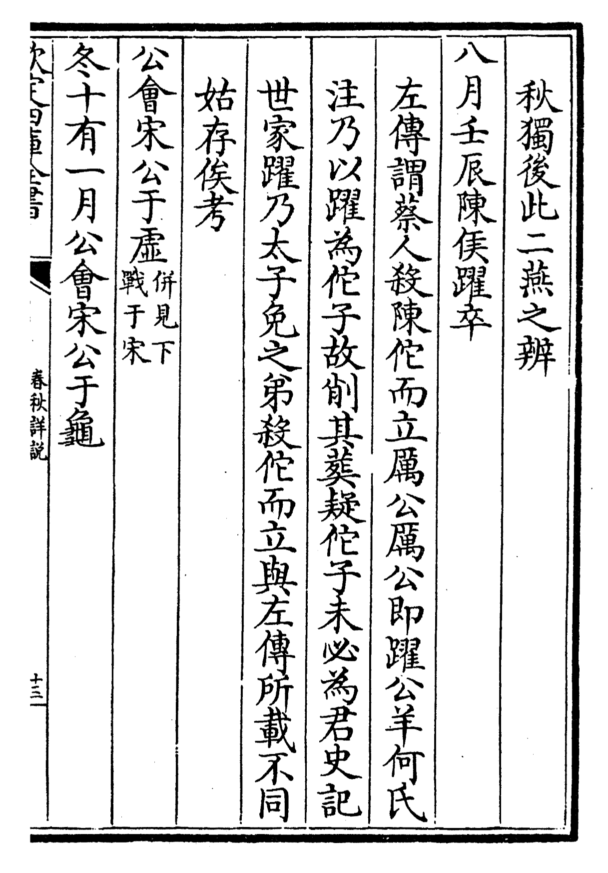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穀作紀侯

公穀以杞為紀是也愚考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左氏曰魯故也注謂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紀帛字前輩以為疑然紀莒以

魯故而為盟有自來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盟義併見下戰于宋此燕人南燕也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姞女為后稷元妃周王業所以基也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名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奔齊稱北所以别於南二燕皆周家建國而俱以燕為號豈受封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北燕為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其見於春



秋獨後此二燕之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左傳謂蔡人殺陳佗而立厲公厲公即躍公羊何氏注乃以躍為佗子故削其葬疑佗子未必為君史記世家躍乃太子免之弟殺佗而立與左傳所載不同姑存俟考

公會宋公于虗（併見下戰于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前此與齊衛伐魯戰于郎者忽也此與魯桓會盟者突也突簒忽者也故務與忽相反而獨善於魯自是魯鄭遂合

丙戌衛侯晉卒重書丙戌傳録之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桓兩年之間兩為之盟四為之會以有求于宋左氏謂魯為鄭故請于宋以求息肩宋不之許乃連鄭

以伐宋盖因魯鄭連兵傅會而為之說非其實也夫為人有求固鄰好之不能免何至奔走道途汲汲無寧日若此者乎盖其盟也其會也皆魯所以自為也愚於惡曹之盟闞之會既辨之詳矣魯事宋無所不至而宋莊乃不肯降心以相從其志在於責賂耳宋莊之篡也魯嘗取其郜鼎之賂今宋人乘三國伐魯顧自附以責郜鼎之償其合也以利而已矣鄭突者篡忽者也忽魯之讐也突既篡忽亦顧自附於魯以

塞宋莊無厭之慾故武父之盟一請而遂獲以篡從篡自為樹黨計其合也亦為利而已矣春秋初年王綱已弛霸政未興宋魯齊鄭各立黨與喜而會會而同盟相與四顧而罔利怒而叛盟叛盟而戰復相對峙而爭利今日為附明日為禦率皆肆情於法度之外中國之大紛然靡所統攝幾底於亂故春秋於宋魯齊鄭之會盟爭戰詳記而備書皆所以貶也春秋之始五六十年盟會爭戰大率皆貶宋魯齊鄭為罪

之首故於其戰皆目其君而責之論者或以為春秋爵之失其旨矣是役也魯君在而不書若為之諱實亦貶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及戰義見莊二十八年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愚以經旨而觀此兩相遇之戰也是時魯與紀鄭為黨宋與齊衛燕為黨齊之

所惡者紀宋之所惡者魯與鄭齊率三國而來非襲
紀則攻魯而困鄭魯人諜知之率紀鄭待之境上伐
其謀一戰而却之彼來伐此逆擊適相遇而戰故不
書戰處齊侯序宋公之上齊為之倡也或曰春秋何
所與乎曰春秋皆所不與而責齊為甚矣宋馮魯允
鄭突皆簒國之君其罪皆當討齊方伯之國也仗義
而討之夫誰曰不然今乃儕宋人以治魯鄭失其為
方伯之道矣春秋先書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目

其君也又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哀其民也齊以侯序宋公上坐兵首也或曰前日三國伐魯以有郎之戰而春秋與之今四國伐魯而春秋不與何哉曰前日三國之來衛為之倡主於討亂故春秋與之今四國之來齊為之倡主於治其私非義戰也是以不為春秋所與春秋有事同而襃貶異者此類是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宣死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戰敗績而

歸乃葬其親甚哉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於名教也夫所謂金革變禮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朔之從諸侯戰非為社稷計亦相與逐利焉耳衛宣淫亂失道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想而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後世不容無責也金革變禮義又見僖三十三年晉襄殺之戰

夏大水

大水紀災也謂夏時之四五六月或以為周正則夏

時之二三四月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春秋書無冰者凡三皆在春月以冰政不舉而書也

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

開氷月令周禮藏氷開氷與此略同春秋於正月二月而書無氷者謂藏氷薦氷之月而無氷故書以譏之耳

夏五

胡氏以為聖人因舊史而闕之此闕文也愚以為此脩經以後之闕文若舊史有闕聖人必脩之矣何必傳疑以為後世之惑盖有舊史之疑而聖人因之而不革者將以垂法於後若夏五闕文實闕文也聖人

何以不脩故曰此脩經以後之闕文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義已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義已見綱領夏正中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積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亦曰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孫泰山胡氏以春秋用周正紀事此八月嘗乃夏之六月書不時愚以為春秋行夏之時此八月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書

為其不易災餘而嘗志不敬也御廪所以藏天地宗廟之粢盛今前期三日告災天示之譴為國君者當恐懼貶損以答天戒改卜而嘗可也今不改卜而嘗是以天戒為不足畏又不易災餘則祭其齒牽可知故春秋於災後三日而書嘗所以譏其不敬夫豈為不時書乎愚於此又得春秋用夏時之一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僖公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或曰穀梁子謂以者不以者也然則凡書以皆為貶乎曰否有以貶者有以襃者此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貶也去年宋齊衛燕之君動大師伐魯報宋之戰敗北而田實鄭人來救之力宋不知自反移怒于鄭復以四國伐鄭春秋坐宋以兵首書之曰以責宋也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為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乞外兵伐同好亦貶也惟定四年蔡昭侯以吳師伐楚獨為春秋所與為

其復世讎摧強楚大有功於中國故蔡雖小國而許之以吳吳雖強而命之以從蔡此春秋褒善録功之筆因事而見者也故以之一字不可以例觀讀春秋者謹之其詳已著之綱領明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天王之尊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侯始之求賻猶曰求其所當求諸侯

不賻天子求之以愧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而春秋以求書者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遜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職貢不供致勞王命下徵諸侯之罪大矣公穀以為專責王未盡經意

三月乙未天王崩王崩葬義見隱三年

桓王之始立周雖衰而紀綱法制猶未盡壞及宋魯相繼弑君王不能討又從而寵奬之天下於是始不

知有王矣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曲沃之支奪宗圖篡王不能討更使尹氏武氏以兵助之晉由是不克振以逮於亡鄭於周最睦王始即位奪鄭伯政以畀虢公鄭由是叛鄭當親而疏之曲沃當討而輔之坐此二失威令遂不行於天下至是崩嗣子不克負荷七年而後葬是雖諸侯無王而王亦有以自取焉莊僖二君繼之崩葬皆不見録於史周自是不復能國賴霸者興而祭號僅保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曰前此突入忽出春秋書曰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所以誅簒賊而奔出君也今也忽入而突出忽嘗君鄭矣而書世子突實簒忽者也而書鄭伯何哉曰此舊史所書春秋存而不削示君不能君位雖嫡長終不能自保焉耳盖忽之為君曾不數月為賊臣悖弟所逐以奔凶徒逆儔既戴突為君反以忽為未成

君之世子舊史因其來告而書春秋存而不革一以示君不能君者之戒亦以見忽以世子而君鄭異乎庶孽之干正者耳乃若忽書復歸于鄭突則名以奔之則出於聖人之特筆書復歸見位乃世子之當得復而歸之於其所書名以奔著突之為簒也春秋因舊史而垂戒戒之中而寓深意一字之褒貶存乎其間似此更多惟潛玩乃能識之耳項平甫謂是時忽為君突在外忽止稱世子突反稱君見突雖不正國

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為君也此論似是而非者也忽雖不能君無失衆之大惡突雖以狡險竊位無及人之盛美今謂忽不為國人所君謂突雖不正國人君之實不然也春秋辨分之書彼簒人之國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人懷其惠而戴簒賊為君皆春秋之所不與而況突者實無一善之可書乎此因舊史而垂君不能君之戒書世子正所以别異庶孽之為簒者其間自有微㫖也或曰突之入春秋書執祭仲

以見其所以入今突之出祭仲實逐之春秋無討於仲何哉曰入而書祭仲所以志祭仲之外交鄰國突之内結強臣以篡其兄皆所以誅也出而不書祭仲以見君位非突之所宜居舉國之人皆欲逐之不書臣逐討篡之義也而祭仲之罪亦併見矣曰祭仲之納君可得而補出君之過乎曰否忽之出祭仲之所為而假手於宋也忽之入祭仲懲突謀己出突而納之非為忽為正而彼納之以反乎正直反覆為利耳

出君納君繫乎反掌有帝王在上若仲者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復歸之例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考之經實不皆然也盖有失國而得歸曰復歸者此是也有以罪見執而復歸者衛侯鄭曹伯襄是也有書歸不書復者衛侯鄭之再入不與之以復歸也盖復有牽復之義出而得復復之於其所也若書歸不書復則徒歸而已此國君復歸例人臣之復歸不與

此同復歸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及三十年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既得之矣齊以讓魯魯不取以與鄭鄭不敢有而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東偏而鄭大夫獲居其西偏其意亦欲有之而未敢遽以為已有懼衆之不與也至是死已五年突入忽出忽入突出鄭國多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社非若逃亡公子自外而得入者比蓋有善之可録無過之

可書者許叔也或者乃謂許叔不告之天王請之方伯仲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得之以是為春秋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於諸侯方伯連帥皆黨兇怙亂之人許叔將以誰告其入之也甚難春秋其無貶乎蓋入一也有入之善者有入之惡者許叔之入入之善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也春秋書許叔入于許既繫之於國復書字以入之與其能入無貶辭也若以一字為例而不深考當時之

事則失春秋之旨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謂謀定許也愚以為非十三年魯及齊交兵未之有合而齊僖忽以死告今襄始立復與魯通雖曰脩婚姻之好而彭生之禍實權輿於此春秋書以示警焉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邾牟葛之朝為公羊之學者曰桓行惡而三國相率

以朝之是故賤之而並外之此論不為不正但前是來朝若滕若穀若鄧猶存其爵此併爵而去之後朝者罰過於前不無可疑耳董子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得其旨矣此不惟相朝又累數俱至僭朝王之禮不奔王喪罪也以朝王之禮而朝魯亦罪也是故去爵以貶魯君不奔王喪而受三國之旅朝魯亦有責責三國即所以責魯謂魯君無貶不可也餘義又見上滕

子來朝穀伯鄧侯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或曰忽復歸而君鄭鄭有君矣突自外竊入亦以鄭伯書何歟曰此亦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焉耳魯桓與鄭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書爵以戒居君位者已不能保則人將取之是其義也夫君之位一而已矣國有君則自外入者賊也君不能君則自外入者寇也突者忽之賊也鄭之寇

也今自外竊入櫟人納之諸侯之無道者與之忽為君居内曾不能聲罪致討以致臣民懷貳忽與子亹子儀後先死突卒篡有鄭國甚矣夫忽之不能君也春秋雖存爵以示戒然於突之出則名以奔之突之入則名以入之所以著其篡兄攘國之罪也木訥有得於此其言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者惟鄭突入于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而已鄭伯突名而衛侯衎不名衎書復歸于衛而鄭伯突不書歸于鄭

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不正也衎入于夷儀待剽之死非簒也故聖人不名以別之突之出也位固非其位乃簒也突入于櫟將廹兄而出之謀再簒也故聖人名以見其惡其後衛衎自夷儀復得衛春秋書之以明衎之當有衛也鄭突居于櫟終亦入鄭春秋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得春秋之意故備録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閒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人孰無義理之心忽之正突之不正皦乎如白黑方圓之易辨忽在外五年莫有仗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來會如蟻之慕羶蚋之集醯其故何哉盖宋馮魯允以其所以篡者而輔人之篡不惟同惡相濟抑亦惟利是趨鄭

之土田鄭之重器有以蕩揺其方寸故雖黨篡而隨
義彼亦有所不恤矣盖自東遷以後王章埽地人紀
廢絶至是大亂之極黨州吁輔魯允成宋亂納鄭突
傳所謂四逆四黨者其去於禽獸也盖無幾矣幸二
霸出而正之此風稍戢彼二霸者雖非純乎為義之
人然猶欲仗義理以濟其權術如拂順助逆之事彼
有不為矣嗚呼當桓莊之世其王霸之交乎王道熄
而霸業興亦時使之然耳○會于曹蔡先衛及伐鄭

蔡序衛陳之下此蓋以兵之多寡而為先後耳不然何以會居先而伐居後班序變於俄頃哉舊史據實而書聖人存而弗革以譏宋魯擅廢周班倡亂而無紀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范氏曰桓公再助簒伐正危殆之甚春秋幸其得歸而致之愚以為非幸其歸乃所以著其過也自去年十一月會而伐師

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為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已簒弑未討前既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之亂此復合三國以輔鄭突之簒謂天下無王而敢為此也物極必復天討將加濼之禍且將作矣

附見明年十月鄭昭為其臣高渠彌所弑立公子亹又明年齊侯討鄭之亂殺子亹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春秋不書其後子儀死鄭突

自櫟入春秋亦不書或以為缺文殆不然也盖君不能君者於其弑也略之不書所以垂戒於後簒而得國者於其入也廢而不書所以示討或曰齊襄討亂併不書何耶曰春秋不以亂討亂也齊襄躬為獸行怙淫姜以弑其夫名教之大賊也十八年夏賊殺魯君其秋乃師于首止為鄭人討亂己之罪當討而未討乃討鄭國之亂春秋削而不書不與亂賊以討亂云耳

冬城向

左傳曰書時也若以周正而言則此冬乃夏正之八月八月非水星昏正之時何以謂之時有以見左傳自不能守其周正之説周家四時十二月不改於夏此一證也或曰時則不書此何以書曰為城非其地將以啓釁故書以譏爾宣四年乃伐莒取向此城向必魯莒中間壤地相接處其名偶同立城於此必將以是名釁故春秋書以譏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朔何以名絶曷為而絶之得罪於天子也穀梁之說亦同惟左氏具述所從來朔之父宣公躬獸行納急子之妻生朔朔與其母譖殺其兄而居其處因是有國衛人不義朔之所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因衆怒逐之而立黔牟此朔所為奔也春秋不書所逐之人以朔殺兄簒國其罪固當逐是故名以奔之盖討之也其後諸侯納朔而天王命子突救黔牟則

知朔以有罪見黜於王而黔牟之立王實命之則黔牟不得謂之篡而朔非君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案左傳以為平齊紀且謀衛魯紀甚睦魯為紀謀所以為自全之計葢十餘年矣今齊僖死襄始立且將用師于紀故魯為會以平之猶曰恤患救鄰之義而魯桓為義之心不勝其為利之心方為紀求成乃因而謀衛謀衛者助朔而攻黔牟以抗王命為利謀耳

義利不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魯桓之用心既不能

出乎正何以要齊侯之降心於紀為之解讐而戢兵

乎故夏五月丙午遂及齊師戰于奚烏在其為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軌切

說者謂隱公立之始年即及儀父為蔑之盟桓公立

十有七年始為是盟盖隱公賢君也故儀父願相附

於魯桓公篡國之君儀父惡而遠之八年為魯所伐

十五年乃與牟葛俱朝至是始會而盟猶曰尋蔑之

盟儀父之高風雅懷不茍於有所附從是可見至秋桓遂偕宋衛以伐之隱之所善桓之所惡有以知其為人矣書公會儀父盟于趡魯欲親之而不可得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今年春魯及齊紀會盟于黄曾幾何日遽戰於此齊無信也魯桓自齊僖存時為紀有求及襄之立繼伸前請遂為黄之會盟襄不惟不從乃遽以兵加于魯襄之慢魯甚矣書及不書公為公諱也凡書及而不

書公有為公諱者有惡其事而不欲書者隨事而觀
可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謂蔡桓侯無子蔡人名蔡季于陳而立之公羊
則以季為歸而非立何氏注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
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而奔
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以獻舞與季為

兩人左氏則謂季即獻舞諸儒多從公羊之說謂季以讓國而出獻舞既立季乃自陳來歸春秋所以貴而書之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歸之褒之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左氏乃謂季獻舞爲一人使賢者讓德隱而不揚愚竊惑焉木訥是左氏而非公羊舛矣

癸巳葬蔡桓侯義已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及三年宋公和卒

春秋五等諸侯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本爵啖子曰

蔡季之賢為之請謚于王故仍其爵凡請謚天子錫之策書為某侯史因而紀之東遷諸侯不請謚于王而僭稱公爵春秋因而書之臣子送終之不以禮也其論雖正然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葬者皆稱公不應此獨異葢公者諸侯在國臣子以是稱之美名也非爵亦猶大夫稱子死而皆繫之於謚美名之通稱者也以子之非爵而知公之非爵無可疑矣蔡桓侯之稱侯此簡冊傳録之誤不必強為之說

及宋人衛人伐邾義已見上盟于趡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日官失之謂是日不書甲子為日官之咎此亦缺文耳然其說謂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官雖非正卿而其位望視卿所以重其事也後世為日官者僅同卜祝何以使之任底日之事必使士大夫明歷知天文者居卿以底日其職乃舉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魯桓弑兄篡國至是十有八年天王不能討因而善之彼篡賊者亦忘其為篡久矣孰知亂自内作送死彊鄰以迄天誅而春秋乃於是年始復書王正月者何哉盖所謂王正月者春秋所以垂一王之法非時王之法也其賞善也為天命有德其懲惡也為天討有罪討而曰天乃物理之必至人事之當然雖假手於他人而實天討之所在天討行而王誅亦伸矣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奉天討而明王法者也是以於正

月之上復書王以正簒賊之罪而垂法於後世夫然後知不書王者十有四年春秋殆有深意論者以為衍文過矣是歳由正月迄於歳終惟書魯桓所以死不間以他事於此見聖人之經為誅亂賊而作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案公羊夫人譖公于齊侯謂公嘗有言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使彭生害之齊

與魯雖為婚姻之國盟會未幾而戰爭相尋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其簒逆之誅非人所能為也方子同之生人已疑為齊侯之子則齊襄淫亂獸行實兆於未君國之先而魯桓辨之不蚤以至此極蓋國君未有與夫人俱寧者也今魯桓敗度違禮挾淫艷以適他國遂送死焉春秋書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公薨于齊先書會繼書與書遂書薨夫人之淫亂失道桓之死襄之殺併見而無以

自隱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而書葬公穀皆以為讐在外也愚謂賊苟當討不以内外廢也盖桓之葬與隱異隱讓國之賢君而為悖弟亂臣所弑魯國臣子皆有討賊之義賊未討不書葬責臣子也桓簒國之賊魯臣子為隱復讐則桓在所討今而送死鄰國受斃艷妻自其身而言

固為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死於陳子亹之死於齊陳佗之死於蔡殆無以異魯之臣子尚不能為隱復讐則於簒賊乎何有故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若曰讐在外而非臣子之責石碏之殺州吁又豈以内外而間乎雖然聖人為魯諱微見意而不盡其討賊之辭也誅姜氏葬桓公子同不書即位是聖人用法之深意也○春秋初年魯為望國以周公魯公之威德在焉故也及桓公以簒弒得

國務卑屈以逭諸侯之討魯自是始卑莊僖譬襄以自樹立魯益不振僖以權假季氏賢人君子無在位者自是國非其國降而愈下

春秋集傳詳說卷四